

游戏的童年 永恒的乡土

——评侯珏的散文集《儿戏》

□张淑云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儿戏》。

童年生活中的人和事,往往是人最珍贵的记忆,而那些独特又美好的童年游戏,就像是时光之链上的颗颗珍珠,串联起尘封的记忆,拼接成属于80后的那个快乐无忧的时代。广西作家侯珏著、黄杰婷绘的散文集《儿戏》(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便以深情的口吻记录了各种有趣的童年游戏。全书由“引子”及41篇以儿童游戏命名的散文组成,围绕侯珏本人童年时期的乡土记忆展开创作,以图文并茂的内容反映乡土生活、讲述童年故事、表达乡愁情感,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乡土文化传承方式。《儿戏》的每一篇文章和每一幅绘画都洋溢着乡村日常的烟火气,表达了创作者自由的心态和性灵,娓娓而谈,下笔成趣。

与内容简约、色彩绚丽的少儿绘本或文字密集的无插图散文作品集不同,《儿戏》以记叙或抒情的笔触配上读者喜闻乐见的原创手绘插画艺术,从思想和视觉上双重呈现作者独特的生活经验和具有年代感的乡土文化记忆。作家

侯珏用优美的语言叙述了在家乡三江侗族自治县度过的童年时代,以及那些“蕴含自然气息、散发天然清香、绝无世俗浸染、足以愉悦童年”的游戏。画家黄杰婷则用线描和素描的方式,通过大面积留白,清晰而生动地描绘了这些游戏的细节,将乡土日常生活和儿童心理做了直观展示。《儿戏》的描写笔调与绘画线条优美地融合映照,犹如清新的晚风和明朗的月光,缓缓洒下,抚慰着城市中忙碌的人们。

乡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优秀乡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在乡土文化的滋养下,中国作家往往更具浓郁的乡土情怀。《儿戏》将作者的乡土情怀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呈现出来。通过一个个乡间的游戏,侯珏写出自己家园的故事,发掘乡土文化的魅力与奥秘。在树皮喇叭、叶茎耳环、草弩苇枪、竹弓木箭、竹节人、草房子等游戏中,乡村儿童将乡土家园常见的树、草、竹等自然界的植物化作童年永不褪色的

记忆。《儿戏》中一篇篇优美的散文,不仅描述了童年难忘的游戏,还通过一个个小物件、小游戏来探讨乡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

侯珏在“引子”中写道:“如果说,游戏是生命存在的本能,那么玩具无疑就是人生成长的拐杖。”在游戏的陪伴下,“我们”学会了合作、发现了乐趣,也锻炼了观察力,培养了创造力,“这也许就是山地民族的古风民俗在子孙后代身上的显现。”时光不会停下脚步,但这些游戏留下的回忆却成了这一代人成长路上最珍贵的财富。《儿戏》通过绘形绘神、绘声绘色的笔法来描写儿时的游戏。在《螺蛳手串》中,女孩子们利用傍晚到河边清洗长发的时间,端着洗脸盆成群结队到浅水滩,撩起裤脚,一边嬉闹戏水,一边俯身拾捡螺蛳。作者在讲述水边嬉戏捡螺蛳的趣事的同时,向读者展示了一幅乡村夏日生活的画卷。在《竹节人》中,男生们在课间十分钟,在课桌上摆满竹节人,大家一起把手伸进桌底,让竹节人在桌面厮杀决斗。这些游戏使寂寥的童年生活充满了无限的乐趣,也引发读者对乡土生活的向往。

侯珏离开故乡到城市生活多年,隔着岁月的流岚,他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重新观察童年生活里这些有趣的事物,让它们在另一重时空里重新发光发亮。侯珏将乡土经验与亲情书写相叠加,用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乡村的历史变迁和乡土风俗,通过时光隧道,借以寻觅已逝的时光,追忆记忆中的亲人。《儿戏》中写得最多的亲人是父亲。《吹吹龙》中的父亲在沉默中透着慈爱,用一根小葱教三四岁的“我”玩吹吹龙。这是“我”生命中遇见的第一项游戏。《陀螺》中的父亲是威严中透着疼爱的,父亲见我喜欢玩陀螺,用修理农具的手艺为“我”做陀螺。侯珏通过对那些游戏细节的描述,表达了对已逝父亲的无限思念之情。还有那一群儿时好友阿江、阿忠、阿安、阿荣等人,儿时伙伴的情谊就蕴藏在每一场追逐打闹的游戏中。故乡亲人、玩伴的形象在此后成长的岁月中渐渐渐远,积淀成作者解不开的乡愁情结。

孩童游戏既是成人社会活动的投影,同时也携带着历史深处的讯息和细节。《儿戏》文字灵动、恬静而隽永,充满深邃的历史感。那些孩童常玩的游戏看似简单,但在侯珏的笔下,总能寻绎出记录在远古典籍中祖先的智慧。如打泥仗的游戏最早在《弹歌》中记载了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的过程,说的是远古时期的人们,使用竹子制作弹弓,射出泥丸进行捕猎。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说:“夫飞土逐肉,儿戏之常。”随着时

间的推移,“飞土”已演变为孩童游戏。草弩苇枪游戏在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里有过记述:“溪峒弩箭皆有药,唯南丹为最酷。”还有一个在广西工作过的宋人范成大,在其《桂海虞衡志》中说:“药箭,化外诸蛮所用,弩虽小弱,而以毒药濡箭锋,中者立死。药以蛇毒草为之。”木刀竹箭,与弓弩的使用一样,带刀,也是古代西南山民的普遍习俗。古人带刀,行走山野可以对付荆棘、野兽,行走江湖可以防身。

除了明确写出典籍的记载之外,侯珏还能追溯游戏的最初源头。由树皮喇叭追溯到喇叭这一乐器原出自西域,在公元3世纪左右传入中土,经过历代乐师工匠改良,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民族乐器,俗称喇叭。由螺蛳想到自然界的沧海桑田之巨变:“地面上的烟火自远古飘来,向未来散去,林溪河从深山里来,又流到海里去。”这些关于游戏文化源头的挖掘,可见侯珏学识积累的深厚,也显示出《儿戏》在挖掘乡土文化内涵方面所表现出的重要价值。

童年的游戏不仅蕴藏着快乐,随着岁月的累积,那些简单的游戏隐藏着深刻的哲理。木叶风车的旋转象征着我们生活中不停旋转的世界,木轮车的转动是我们一生追求的速度,飘落的水叶是最后闪烁的生命光华……侯珏从文学角度展现了广西传统乡土文化和广西各族人民的奋斗精神。《儿戏》涵盖了侯珏个人成长经历、感怀故乡、历史思考等多重感悟,他以“怀乡者”的身份倾情讲述侗族山乡的花草河流与童年的美好生活,经由童年的游戏,将目光向远处拉伸,从而实现对人生与现世的知性关照。在这部散文集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家乡和故园的深切体认,故乡的每一片土地、每一个地方都刻有深刻的回忆。

童年如一曲悠扬的挽歌,犹如那有木质素和果胶气息的树皮喇叭和曾经流行山野的敲麻杆游戏的消失,田园绝响渐行渐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底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路径。《儿戏》是一代人的童年挽歌,也是一代人心中的永远的乡愁。《儿戏》字里行间透出的诗意乡愁,让每一个回忆在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跃然纸上。也许,这就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最好方式,让我们在怀旧中,回望故乡,唱响悠长岁月的挽歌,慢慢回味生命的意义。

注:本文系2024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广西当代文学乡土叙事中的乡村善治书写研究”(批准号:24ZWF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宁师范大学研究员、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孟爱堂散文印象

——兼谈散文集《天使的歌唱》创作特色

□王文昌

初识爱堂的散文是在2010年。那年,天峨县举办首届龙文化旅游节,我负责组织编辑一本反映天峨风土人情和山水风光的文集。爱堂送了一篇《搁置的声音》给我,只看标题我就被镇住了:这标题竟如此奇特而诗意!一口气读完全篇,浑身上下传递出一个字——好!

近期,孟爱堂散文集《天使的歌唱》出版,乍一看,多么美妙而温馨的书名。细读书内篇章,那个“好”字又增添了无限想象的翅膀。飘逸优美的文字,仿佛承载着天地日月,将我带往无边无际的寰宇,去探寻、感受和体验许多美好的东西。而作者在文章中留下的无数拷问,无时无刻不在敲击着我的内心,让我心潮涌动,无法释怀,大脑常常陷入浩瀚的思索之中。

爱堂的散文,行文构思上收放自如,许多篇章的开头往往看似不经意,如青草丛中浸出的细流一般,无声无息、蜿蜒曲折,随后在叙述上层层递进,将立意迅速拔高。继而在读者大脑里打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就像那细流突然跌落高坎,在石板上激起清脆的响声。这时你才发现,那不经意的开头,实则蕴藏着如TNT般轰天炸响的能量。或者说,开头早已悄悄埋好了地雷,后文再逐一引爆。更像琴师在弹一支曲子,左手的某根指头,一开始是轻轻地划拨了一下,先让大家耳朵支棱起来,接着另一根指头加大了力度,把分贝渐渐提高,慢慢牵引观众的听觉神经,忽然,右手来了一个大逆转,拍出一串响亮的音符,让听众为之一振,急切地想知道接下来会是怎样激情高昂的乐章。如“父亲说,我出生的那一天,就是奶奶逝去的日子。”(《延续坚如磐石的爱》)在这样平直的开头之后,紧接着叙述,“当别人在疯狂而肆无忌惮地变着花样来庆祝自己的生日时,我和我的家人,却在我生日的欣喜中,永远沉痛怀念我的奶奶。”为什么?大问号来了,作者这时开始把思绪无限放飞,读者也跟着她的思绪云里雾里漫天飘忽,感觉她谋篇布局时就像一位打坐的大师,神通四海,意接八荒,天地日月全走了个遍,然后随手摘取一些可用的东西,施展挪移大法,八方聚来,在她的大脑和血液中涤荡、熔炼,最后如清爽山泉,流于笔端,汇而成文。接下来,作者用清纯飘逸的文字,展现了奶奶日常生活的六个场景,放开去写。之前在我“脑海”中“空白”“干净”的奶奶,高大的形象迅速站立在读者面前。整篇文章,就像一件美丽舞动的霓裳,而舞动霓裳者,

便是可亲可敬可爱的,纯朴得像一棵草、一棵树一样的普通农村妇女——奶奶。文末以“如果有一天,我也像奶奶一样悄然离去,我要像奶奶一样,在梦里,找一个人,让他把爱延续下去。”收篇,九九归一,乐曲声戛然而止,又与文章开头相呼应,散得开,收得拢,主题也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爱堂的散文,歌唱生命活着的顽强和执着。如《天使的歌唱》一文中,燕,“像一根新鲜的豆芽一样柔嫩的燕”,才四岁,天使一般活泼可爱,活蹦乱跳,转眼间坠入黑暗,变成植物人,最后殒去。女儿的不幸,令表妹和表妹夫几近崩溃,他们向苍天呐喊,对大地痛哭,泣血的心染红暗淡的乌云,悲凄的风麻木着他们僵呆的脸。然而,他们没有被我残酷的现实压倒,他们竭力扔掉昨天的痛苦,坚毅顽强地重新站立起来,寻找明天,于是有了燕燕。《空房子》中的香,在追求得以实现的时候,却马上又伴随着有失去,获得与失去,如影随形,人生正是在这样不断获得与失去中交替走过,在这样的过程中彰显着顽强与执着。他们战胜苦难,相互关爱,抱团取暖,互助而生;他们跨越不幸,挣脱羁绊,擦干泪水,奔向阳光。这一切,在精神上起支撑作用的,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华夏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化。

灿烂文化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则是唢呐、锣鼓、绣花鞋、刺绣鸳鸯枕等等。在众多篇章里,这些东西已不仅仅是具体的物或符号,它们已经是一种象征,即中华民族优秀民俗文化的象征。这些优秀的民俗文化,亮丽了一方水土,哺育了一方民众,支撑起他们的精神家园。比如父亲、表妹、表妹夫、兰朵……优秀民俗文化的传承,给人们以信心和力量,时刻送来前方的光明,让他们顽强而执着地活着,让中华民族的血脉,不断吐故纳新,世世代代生机勃勃。

通读散文集《天使的歌唱》,给我的感觉,是各篇章文字抒写行云流水,挥洒自如,场景博大,气势雄浑,信手拈来,再现生活,而飘逸洒脱的文字背后,反映的主题却异常沉重,甚至给人感觉找不到“美”和“愉悦”。我常常觉得,爱堂的散文或许是小说的另类表达,隐藏在文章背后的那些沉重主题,许多都适合用小说题材来呈现。

比如展现蕴存在奶奶身上的大美时,又给我们抛出这样的拷问:丢弃或传承?在当今,一些人对精



▲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天使的歌唱》。

神、物质、欲望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认知,在不断地质变,出现不同的迷失。传承或丢弃?奶奶的一生,是一场痛苦的赛跑,为了延续传承,她直到跑回自然,归于泥土,仍痴心不改!这完全可以扩展成一部中篇小说。再比如《父亲的战争》,父亲与魔鬼战争,与母亲战争,与大哥战争,与邻居战争,谁赢了?谁输了?文末一段话,“父亲一生中有许多场战争。我不知道,在他心里,有没有哪一场是赢的。”把拷问抛给了读者。的确,人的一生无时无刻不在战争,与病痛战争,与灾难战争,与贫穷战争,与人心战争……是赢了,还是输了?还有其它许多篇目中的拷问,我认为都是上好的小说题材。

相反,本应是小说题材作品思考的问题,作者却用空灵优美的散文抒写来完成。我想,这也许是爱堂散文的重要特色之一吧。

(作者系广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林业生态作家协会会员)